

数写半生 春归刹那

遇春记

■ 王延明

2026年初春,渤海湾的风里藏着几分料峭,却掩不住蓬勃生机,一如案头报表、档案橱里静卧的账页,看似静默,却藏着岁月生长的力量。

我越过空椅望向窗外新绿,忽然忆起1996年秋天,也是这样带着潮气的风,自己骑着新自行车,载着一身青涩,闯进海边小镇统计站,从此与数据、普查表,结下半生情缘。1996到2026,20岁到50岁,三十载春秋流转,半生岁月沉淀。这一组数字,是时光的刻度,更是我与统计事业相守的印记。

1996年9月,我走出校门,到渤海湾畔小镇任统计员。彼时乡镇统计站多附属农经站,几块牌子一套人马,统计岗只是其中分支。上班刚满一月,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任,便落在我这个新人身上,我与搭档一起,咬着牙扛起农业

普查的重担,开启了与数据为伴的征程。

那时没有手机,村里仅几部电话,下村督导全靠自行车。寒冬里寻访进度滞后的村会计,好不容易找到他家,家属说刚出门,才知我们迎面错过、互不相识。顾不上懊恼,我蹬车猛追,车轮碾过冻硬的土路吱呀作响,一路奔波,只为把每一个数据核实精准。

农普攻坚期全在寒冬腊月,村里农闲,唯独统计站灯光夜夜亮到凌晨。白天骑车穿梭乡间,挨村催表、逐项核对;晚上回单位伏案填表、汇总调度,连轴转至年关。一路磕绊,有过疏漏与困难,终究咬牙扛下,把最真实的基层数据,一一收录普查档案。

那段日子,我这个统计新人,在繁杂的农普数据里摸清业务门道,也读懂了基层统计的重量。虽在寒冬里奔波,心里却憋着一股韧劲,一心在统计土壤里扎根,把数据做真做实。

有了农普历练打底,往后的统计工作纵然繁重,我也多了几分从容。岁月沉淀,自己也在一次次普查、一組组数据核算中,愈发沉稳笃定。

2006年,无棣县统计垂直管理试点,我以全县第四的成绩考上专职统计员,工作关系调入县统计局,人仍扎根乡镇,一干又是二十年。三十年间辗转三镇,基层统计这条线,从未中断。这三十年,我见证统计工具迭代:从算盘到计算器,再到电脑联网直报。联网直报推行后,不用再电话催报、熬夜制作汇总表,数据核算分析一键完成,工作效率大幅提升。

作为普查指导员,我参与国家三大普查11次,其中农业普查3次、经济普查5次、人口普查3次。经历既多,便多一份坦然担当,更添一份为大国把脉的家国情怀。到2026年,我组织参与“三大普查”次数已增至12次。一串串数据,一份份报表,拼凑起基层发展脉络,也勾勒出我

的半生轨迹。数字背后,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基层路,也是与统计相守的半生情。

三十年间,我努力去做好每一次调查,核准每一个数据,写好每一篇分析,也收获了多项省、市、县级荣誉与认可。工作之余,我也时常奋笔写作,先后在国家统计局网站、《中国统计》《中国信息报》《山东统计》等平台发表数十篇稿件,讲述基层统计故事。对统计事业,我无悔无憾,唯有厚重感慨与道不尽的感悟。

此刻,春风拂窗,柳芽渐长,麻雀轻鸣。窗外生机盎然,室内表册静立。卅年时光,恰如春日草木,扎根泥土向阳而生;亦如手中数据,脚踏实地,字字千钧。恍惚间,仿佛又见当年那个骑车穿行乡间的青年,奔赴与数据相伴的人生。窗前,皆是春光。

身后,整个青春。身前,台账新开。
(作者单位:山东省无棣县统计局)

■ 吴锐

小县城的春天,来得悄无声息。没有声势,没有张扬,风一吹,便慢慢吹淡了冬日的凉。它不像都市的春那样喧嚣,也不似乡野的春那样铺张,就安安静静地,藏在富顺这座小城的晨光里,落在路边,等着与我们不期而遇。只是我们行色匆匆,常常与它擦肩,浑然不觉。

直到又是一个寻常的周一,推开窗,阳光恰好落了进来,暖得恰到好处。前几天还缠绵绵的雨,不知何时已然停了,天空亮堂堂的,阳光裹着微风扑在脸上,连心底的惬意,也不觉间被赶跑。光落在窗台上,碎成小小的光斑,连空气里飘着的尘埃,都变得柔和起来。

洗漱的动作也轻快起来,拎起背包便往外走,只想多感受一会儿这久违的春光。往常走惯的上班路,今日竟有了不一样的模样,褪去了冬日的冷清,多了几分鲜活气息。

街边的大树,枝杈间冒出细细的嫩芽,嫩黄透亮,裹着一层软乎乎的绒毛,风一吹,便轻轻晃动。路边的花骨朵圆滚滚的,裹着粉嫩嫩的外衣,眼看就要绽放。风里飘着浅浅的草木清香,轻吸一口,满是春天的气息。

走到海棠书院门口,忽然撞见一片金黄——往日不起眼的空地,如今已开成了一片油菜花。金黄的花瓣层层叠叠,风一吹,便泛起小小的波浪,连空气里,都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

才是清晨,花海旁就有了不少人。白发叔叔阿姨相互搀扶着,悠悠漫步,絮絮叨叨说着家常,脸上挂着浅浅的笑意。小孩子跑着闹着,笑声脆生生的;也有蹲在花丛边的,看蜜蜂飞来飞去,眼里满是好奇和欢喜。

我放慢了脚步,不再着急赶路。迎着阳光,望着这片花海,听着耳边的笑声,心底软软的。回过神来,随即拿出手机拍了几张,当然不能错过这新的光、新的花、新的春天。阳光暖暖,微风轻轻,花香淡淡,一切都刚刚好。

原来小城的春天,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模样,全是些细碎的小美好。是清晨的一束阳光,是枝头的一点新绿,是花海旁的一句闲谈,是孩子脸上的一抹笑容。它不声不响地来,却把所有的生机与温柔,都馈赠给了这座小城。

春日正好,风也温柔。我们褪去冬日的厚重与疲惫,在清风暖阳中舒展身心,踩着春光慢慢前行,在与春天的相拥中,邂逅这些零碎且治愈的瞬间。愿我们都能从房子里走出去,站在春天中间,写下属于自己的春日故事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富顺调查队)

只此青绿

林舒洁 摄



院子里的树

■ 乔玉梅

院中的那棵树,立在蝉鸣的喧嚣里,是记忆深处最浓郁的绿荫。那时的天光总拉得很长,蝉鸣裹着热风漫过院墙,我们在树下踩着树影追逐逐蝶、嬉戏奔跑,泥土混着草木的清香,沾在衣角,也酿进了时光的酒坛里。

记忆里,它不过是株矮矮小小的树苗,枝桠细软,伸手就能触到顶端。我们还曾踮着脚,在树干齐腰的地方,用小刀刻下歪歪扭扭的身高标记,以为那道刻痕会和童年一样,永远停在那里。可时光走得悄无声息,如今再站到树下,那棵

树苗早已长成参天模样,枝干遒劲,冠盖如云。纵使拼尽全力仰起头,目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枝叶,也寻不到当年那道浅浅的刻痕,唯有粗糙的树皮,刻满了岁月的纹路。

还记得院后那道曾觉得高不可攀的陡坡,儿时总爱攥着杂草、蹬着泥土往上爬,手脚并用折腾半天,才堪堪爬到顶端,坐在坡上喘着气,觉得自己征服了整个世界。可如今再走过去,不过几步便轻松登顶。回头望去,才惊觉不是陡坡变矮了,而是我们,早已长高了。

那些年,窗沿下的枝丫总爱悄悄生长,趁着夜色,借着风雨,一点点攀着墙

面上延伸。那时总觉得它长得慢,慢到仿佛永远只会绕着窗沿打转。可不知从何时起,那枝丫竟已越过窗台,翻过屋檐,快要攀上楼顶了,像一双温柔的手,轻轻抚过这院中的岁岁年年。

曾经的大院,清晨有推开木门的吱呀声,午后有大人闲谈的笑语声,傍晚有孩子们的吵嚷欢呼声。家家户户的窗子里飘出饭菜香,巷子里的欢闹声能绕着院墙转好几圈。可如今,院子里却静得异常,少了人声,淡了烟火,唯有风吹过树叶的沙声,在空荡的院子里轻轻回响。

夕阳西下,橘红色的余晖斜斜地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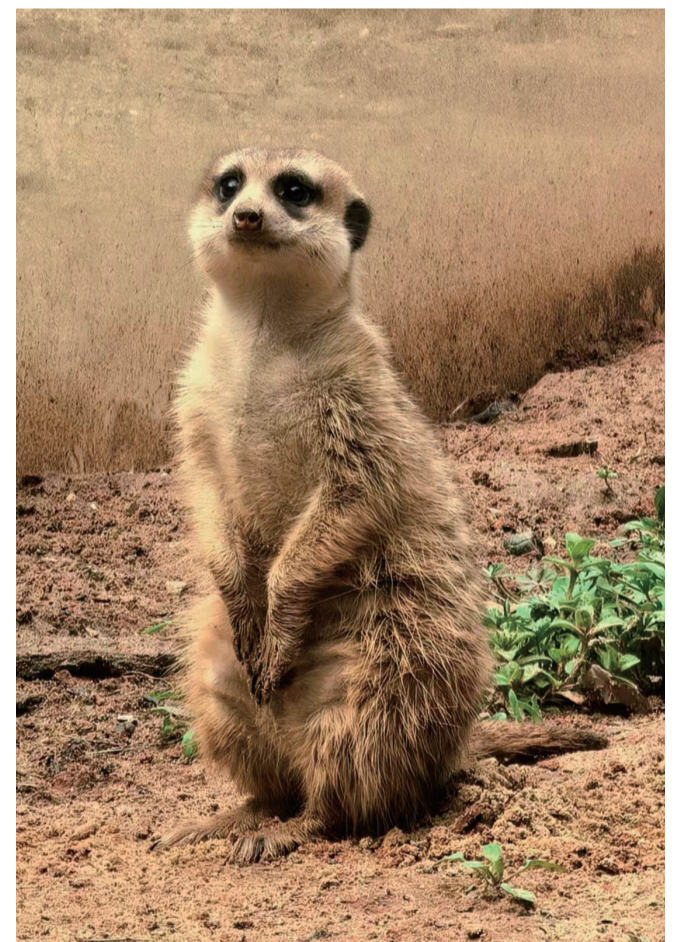
下来,落在日渐破败的院墙上,墙皮斑驳,泛着淡淡的黄,像被时光褪了色的旧画。蓝色的玻璃窗蒙着薄薄的尘,玻璃窗后的屋子空荡荡的,再也没有熟悉的身影,再也没有温暖的灯光,那些曾在窗后说笑、忙碌的人,早已各赴天涯。

风掠过树梢,卷起几片落叶,也卷起心底的怅然。这一刻,突然想起那句话:我们总以为可以循着记忆,回到那个蝉鸣阵阵的夏天,可兜兜转转才发现,路还在,树还在,院子还在,只是那个夏天的人,早已散了,那个热闹的时光,再也回不去了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吐鲁番调查队)

瞭望

张雨诗 摄



花信与纸鸢

■ 张婷婷

清明前的雨总带着三分寒意,像谁把陈年的梅子洒泼在了云里。檐角垂下的雨帘后,玉兰已褪去雪色,花瓣卷成小舟,载着水珠摇摇欲坠。我总疑心这些花是趁着夜深人静时悄悄落的,否则怎会一早推窗,便见满地银瓣似的残瓣?

城郊的油菜花田这时节最是热闹。金浪翻涌处,总有三五孩童举着纸鸢奔跑。他们的笑声撞碎在风里,惊得蜜蜂慌慌张张绕着花盘打转。儿时的我常常坐在田埂上看那些纸鸢,看它们如何借着东风攀上云霄,又如何某根断线的牵引下,化作天边模糊的墨点。那时的我,心中满是对未知的好奇与向往,却未料到,这小小的纸鸢,竟也暗藏着人生的无常与无奈。

青团在竹屉里蒸着,艾草的清香混着豆沙的甜腻,在厨房里织成一张温柔的网。母亲揉面的手势还是从外婆那里学来的,指尖沾着青汁,在面团上按出浅浅的指痕。这些指痕会随着蒸汽慢慢消失,就如同有些记忆,无论曾经多么深刻,总会在年复一年的春光里,渐渐变得模糊不清,只留下那些未能说出口的思念,在心底悄然沉淀。

雨又渐渐沥沥落下来。我撑着油纸伞走过石桥,见卖花老奶奶的竹篮里,白菊与杜鹃挨挤拥挤。她布满皱纹的正手将几枝新裁的柳条别在花束间,说这是“清明插柳,端午插艾”。柳枝垂落的弧度,恰似老人低头时银白的鬓发。清明,原是一朵双生花,一朵绽放着春的欢愉与生机,那金黄的油菜花、欢笑的孩童、蒸腾的青团,

皆是春的馈赠;而另一朵,却藏着冬的寂寥与哀愁,那飘落的玉兰、消逝的记忆、沉淀的思念,皆是冬的余韵。就像此刻,新栽的瓜苗正在泥土里欢快地舒展着筋骨,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;而去年的枯藤,却依旧蜷缩在墙角,在岁月的侵蚀下,等待着某个雨夜悄然腐烂,化作泥土的一部分,回归大地的怀抱。

纸鸢的线轴,还在桌上缓缓转动,发出细微而悠长的嗡嗡声,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我情不自禁地伸手按住它,指腹触到那残留的麻线,粗糙而坚韧,宛如岁月刻下的深深掌纹,记录着生活的酸甜苦辣。窗外,最后一朵玉兰,终于在风雨的催促下,缓缓坠落,在积水里溅起小小的涟漪,如同生命中那一抹转瞬即逝的美丽,虽短暂,却足以让人铭记一生。

(作者单位:安徽省淮南统计局)



桃之夭夭

金欣 作